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十五 集部

欒城集卷二十　　宋 蘇轍 撰

策問三十四首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竒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為度懐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懐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

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為勞以車即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為非古者兵有竒正旋相為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令幾絶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説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

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於篇朕將覽焉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為方田采府衛之遺意以為鄉兵舉黜陟之隆典以為考課矣然而為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為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為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為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為高必

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為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己者雖善不從同己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

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於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為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葢將人自為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

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為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獘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葢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内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

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為不若三代此為誠不若耶為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

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夫豈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彷徉繼起則天下之官為之盡滿而無所

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為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潔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禄之利以為可

以必致也故顧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令無冗員之獘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為周公之書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為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為井田而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畆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畆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

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為地三十三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為比比有比長五比為閭閭有閭胥四閭為族族有族師五族為黨黨有黨正五黨為州州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為伍長閭胥為兩司馬族師為卒長黨正為旅師州長為師師卿為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

以上家以一人為兵一人為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名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為孔子急於行道而為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

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為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為淺矣膰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為也或曰膰肉不至仲尼以為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為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為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為

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為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為忠也以為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為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為質也以為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為淺薄非所以為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葢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為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葢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為必若干取方册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

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翺翔以寛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困躓不暇於為善故其學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揠之而自以為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寛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説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

之廟分而為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為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廵守遠者十二年一廵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令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共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為今之世有周公

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畧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説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榷與税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為榷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榷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為也而何便於榷以税為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共之且夫税之入其不足以當榷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

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榷而爲稅今欲復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盍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鐘磬羲和治歷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爲氏故當

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有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為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為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

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絶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榷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内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

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未覩夫兵少之為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為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為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

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嚳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為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

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間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葢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為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

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摭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

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令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問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

自一介之吏皆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間三代之舊典竊以為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内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

偏令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絶情弊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㦸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車馬介胄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鉏耰錢鎛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疎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疎之兵而民以為安四夷賔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旦暮教戰不

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問古者為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小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賈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

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

無為為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可一言非之者夫

孔老豈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

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詘言攻之嫉之如

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

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為強唐太宗

誅滅胡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為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并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為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

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葢禹之治水也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為害此乃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

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為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葢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辯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逺也儒者常稱二帝三

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施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以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葢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眚災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

病之葢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歳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宄不禁刑之不能止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

稅而俯困於無幷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
賜民田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
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然自漢氏絕
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
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恵
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
之上而諸侯承徳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

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葢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

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
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
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
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
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
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久遠師法不傳
幸明天子慨然深愍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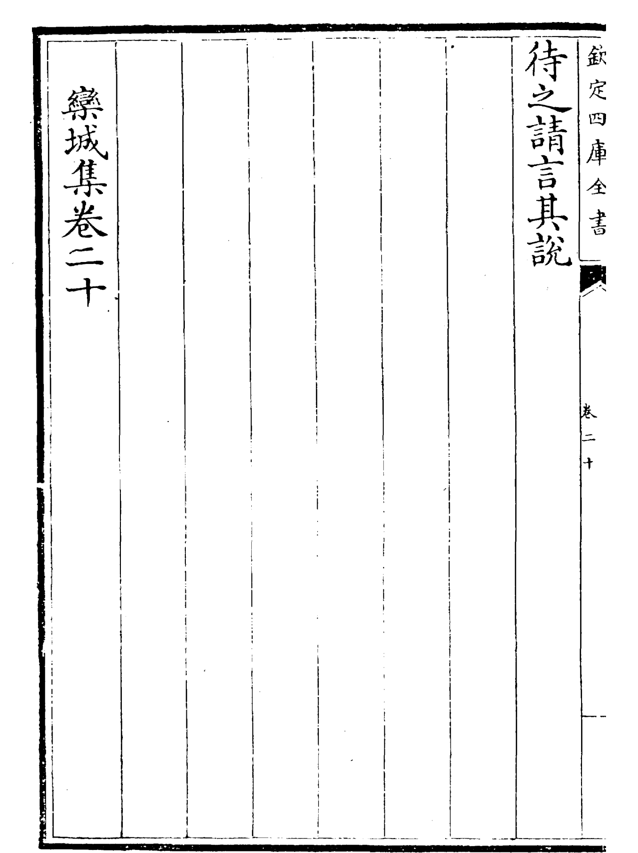
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伸之猶
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廷
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泯略
蘭會大功既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已心馳於燕薊
之北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為良農也能獲而能烹所
以為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漢唐之間必有良策焉
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為之正又為之竒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竒正夫置陣而不知竒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餁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竒正之意而

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又曰奇亦為正之正而正亦為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為一陣歟將離為二陣歟學者所宜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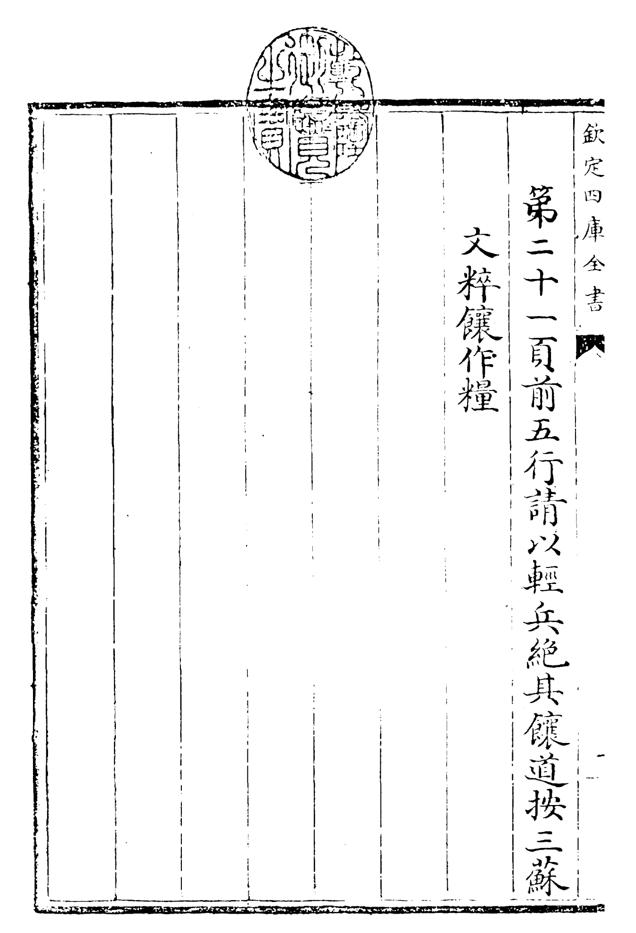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絶其饟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説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



待之請言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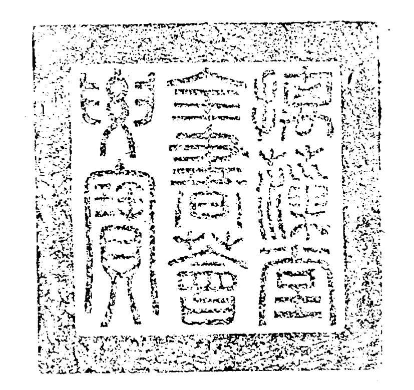
欒城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七第十四頁前三行古汴入焉按宋文
鑑入作合
卷十八第一頁前八行今夫子晝無以食刊本復
衍夫字據茅坤選本刪
第二頁前一行而往無所從也刊本往訛任據茅
坤選本改
卷二十第四頁前五行樹之以桑刊本樹訛植據
三蘇文粹改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請以輕兵絶其饟道按三蘇

文粹饟作糧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左　詢
謄録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二十一 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欒城集卷二十一　　宋　蘇轍　撰

書一首

上皇帝書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

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放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茍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輙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

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茀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無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

盆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灾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

於跬步茍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項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横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壊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横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乗其荐饑茍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

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
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
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
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
異域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
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
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内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
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

為末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蹪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

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

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無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

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茍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

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

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

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减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之數目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

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禄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説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損

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

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茍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茍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名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

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

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損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茍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

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茍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

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茍遂放歸終

身不蓋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熈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内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輙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歷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

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熈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隷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輙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

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禄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令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彦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

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輙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

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户茍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

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輙近則雖雍熈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

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輙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輙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内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禁軍可損

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邉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説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别世

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廪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茍推其無窮之

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毁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

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禄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仕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廪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徳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

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令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甞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

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

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獘於道路月廩歲給之舉不可勝計往返數十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

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盖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羸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

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願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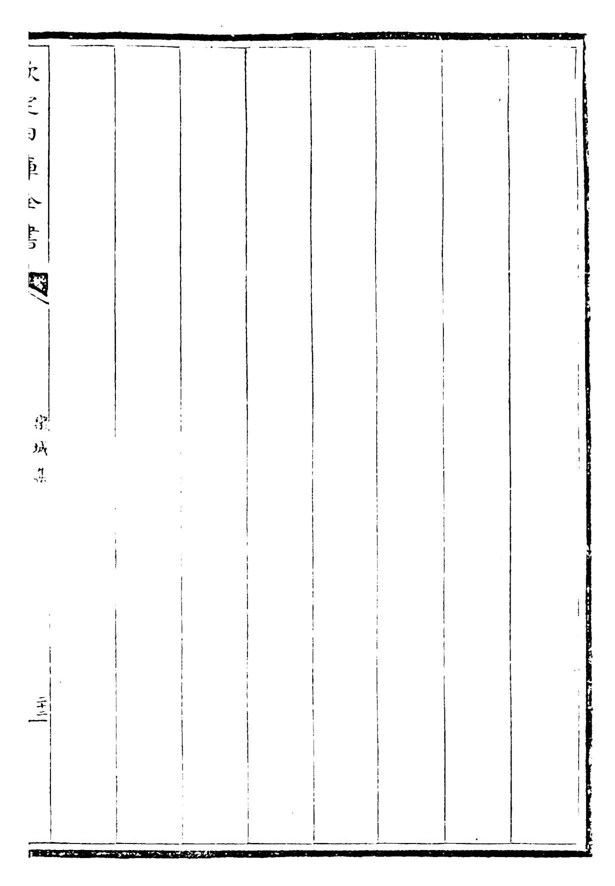
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䘏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䘏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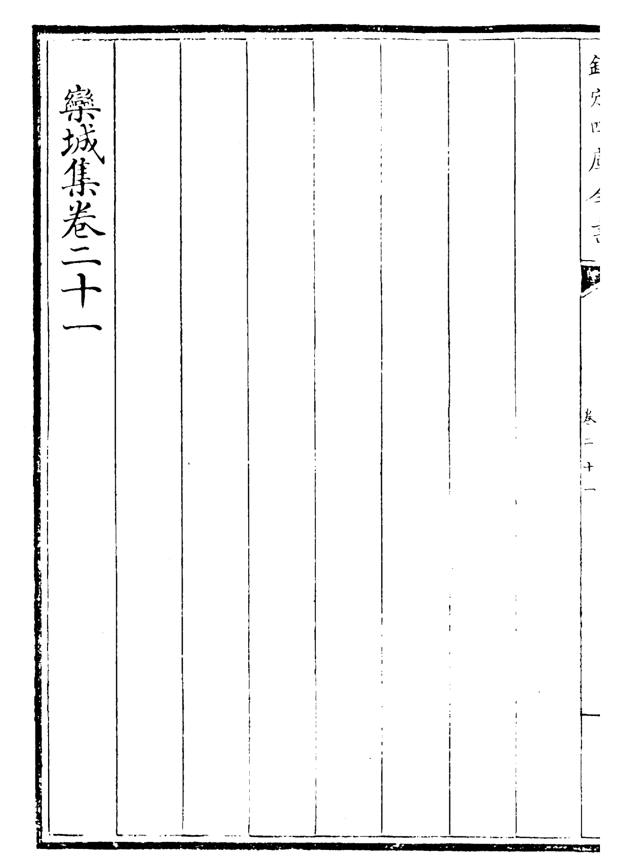
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茍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邉之將

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

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

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欒城集卷二十一

欒城集卷二十二

宋 蘇轍 撰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寛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

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竒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竒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

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饑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

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閒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天子寛恵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輙不於其強壯閒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輙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為之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

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寛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為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為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為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為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為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

實為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為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為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為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為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病者焉

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為子之才治之而無為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冐行而不顧是以能

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譤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

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

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令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曾叅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者盖亦已知

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

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為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為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為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為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

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為吏崤黽之間閒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為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録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彦聖有技之士士之

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為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為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為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

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為楹小者以為桷圓者以為輪挺者以為軸長者擭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強弓右毒矢陸攻則甃象犀水伐則執鮫鮀熊羆虎豹之皮毛黿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掖足鱗鬛委頓縱横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

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纇玭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葢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饑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葢顔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

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似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荊榛棘茨蹊隧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

不可得乃妄冐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己之得之也轍甞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説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葢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説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

虛無京房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慼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析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

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麁而後至於徼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得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横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

然無所適從葢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頹然而曰知道知

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顔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

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名而知名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

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

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以

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仄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𣫍士之進

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廵而自愧葢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為文為贈讀之翛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

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為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為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斂手足形還葬此則曽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其二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為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轍少好為詩與家兒子瞻所為多少畧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為詩以詩名世者盖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為輙諷詠終日譬如新病喑人口不復歌聞有歌

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黄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

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

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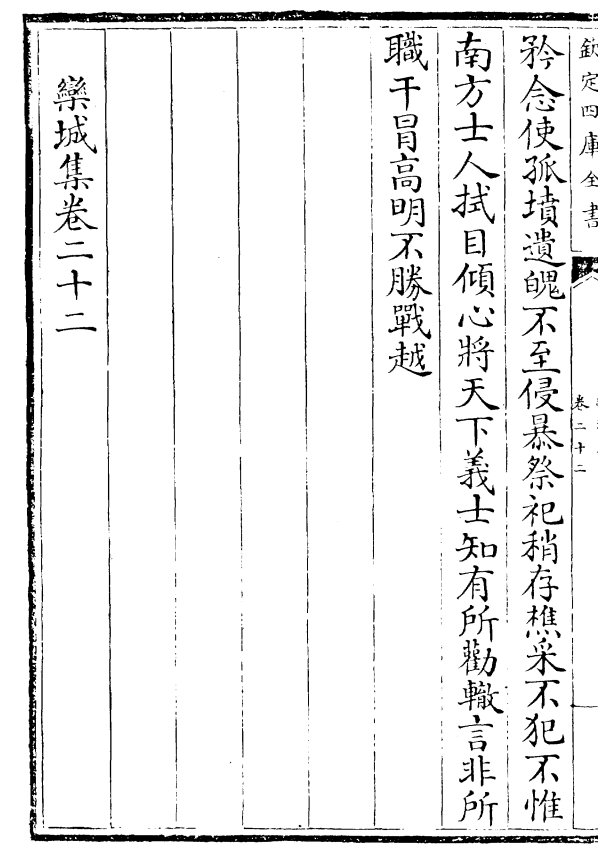
輙啟女夫王君適自徐還�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為喻自惟愚拙加以罷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鉏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寘足況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

茂美文章儁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
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
絶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
熟不啓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
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
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啟陳
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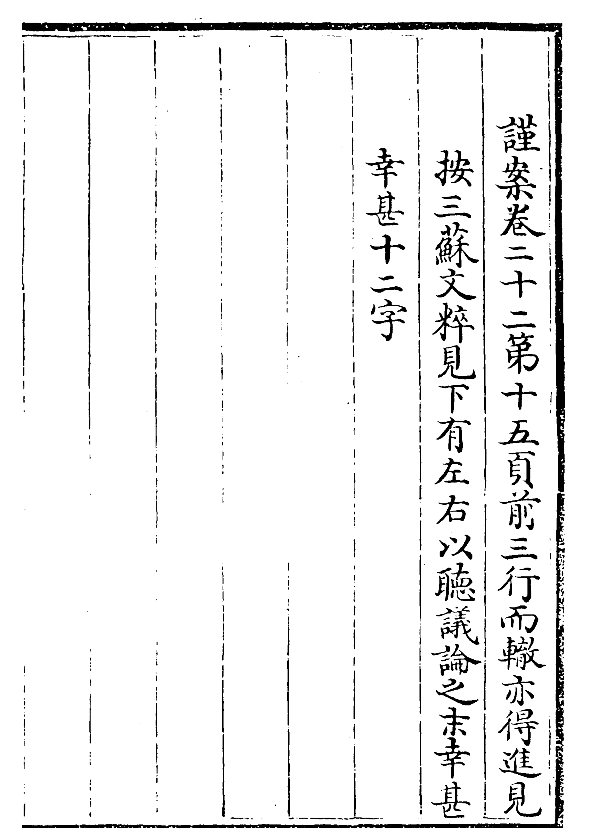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没於湻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甞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茀不治葢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劵亡失官遂籍没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為之掩泣

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録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凛然公之行已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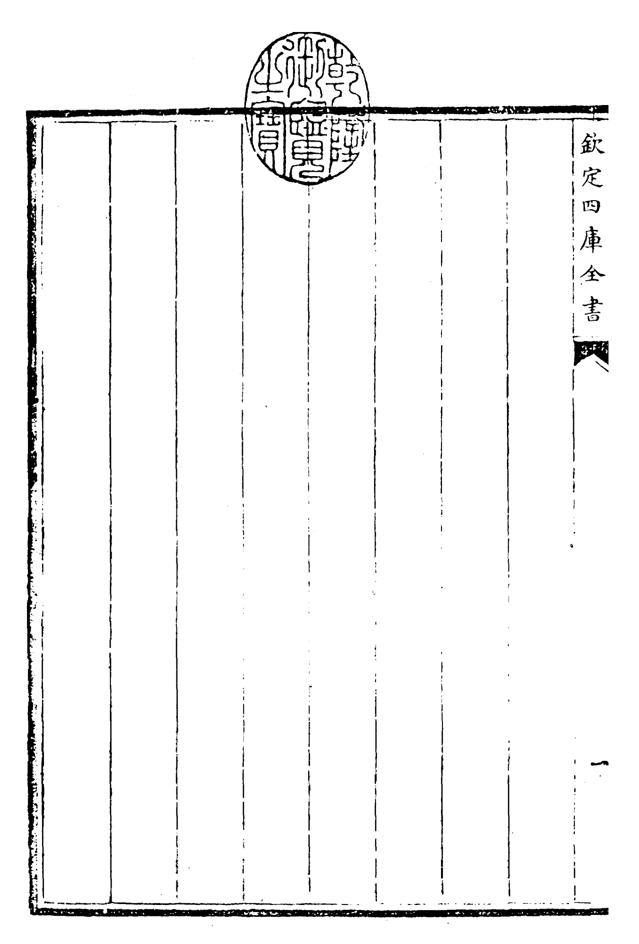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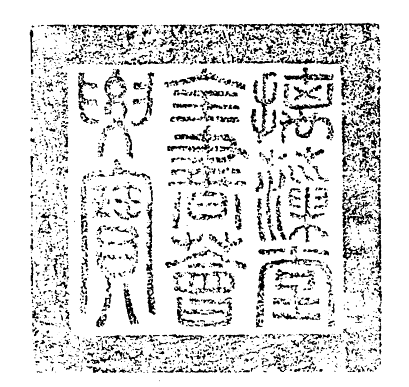
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欒城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二第十五頁前三行而轍亦得進見
按三蘇文粹見下有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
幸甚十二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